



资料图片



龙湖秋月

■牛腾明

秋夜，月亮像个硕大的白玉盘，皎洁明澈，滴溜滚圆，宛如一面明镜，从东方天边光辉四射地升腾起来，照到淮阳万亩龙湖之上。月色溶溶，湖水映月，宛如天上人间，美不胜收。

龙湖是最好的赏月胜地。清秋气爽之时，湖面如镜，秋月当空，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，水月云天，银波千顷，天上和湖面一片月色，真可谓“一色湖光万顷秋”。细细品赏，月色下的龙湖又宛如一位美丽的少女，披上薄薄的婚纱，婀娜多姿，风采迷人，笑迎八方来客。此时，沐浴着月光的清辉，畅游在月色中的龙湖，或

观苏亭莲舫，或赏望台烟雨，或追问人祖、弦歌文化，又或泛舟赏月、吟唱咏月诗联，但觉人朦胧、月朦胧、湖朦胧，如痴似醉，如诗如画，无不产生缱绻之情。明月为龙湖添彩，龙湖为明月增辉，其带给我们的无限美的享受，还有那无限的悠思和寄托。

月上柳梢之时，浩淼柳湖之处早已人头攒动，人们纷纷在此临湖赏月，尽情享受“佳景四时，最好秋光何况月；静观万物，欲平天下有如湖”的情趣。这不，柳湖前临东湖，水面开阔，湖面似镜子般明净。在这迷人的秋夜，在此望湖赏月，但觉皓月清辉如泻，清晰地倒映在湖中，月明清如水，水清如明月，美轮美奂，仿佛人间仙境。“万顷湖平长似镜，四时月好最宜秋”，道出了此时的境界。

泛舟赏月，既可远离岸边嘈杂，又能以另一视角尽览秋月之美。于是，禁不住诱惑，随着人流来到码头，登上上游船，泛舟于湖面。但见明月高悬之时，水天澄澈，波影泛光，轻舟荡漾，桨声阵阵，搅动满湖银辉，不禁心如朗月，别有一番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的意境，抑或感受到南宋孙锐笔下的“月冷寒泉凝不流，棹歌何处泛归舟”之绝妙吟唱。

沐浴着月色，游船渐渐靠近观荷栈道。伴随徐徐清风，微波轻皱，月景幽美，正如昔人所吟：“片月生沧海，三潭处处明。夜船歌舞处，人在镜中行。”尤其是皓月中天时，月光、灯光、湖光，波光粼粼；月影、岛影、云影，交相辉映，美妙神奇，就如一幅“玲珑塔底月轮悬”“一湖金水欲溶秋”的绮丽画面呈现在眼前，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，真可谓：“此景

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见。”

告别东湖游区，坐船返回湖岸，步入湖边公园林地，体验月、桂共赏之情趣。月、桂共赏，堪称赏月一绝。秋月当空之时，或漫步桂木林中，或在湖畔就近寻得几棵盛开的桂树。月色朦胧之时席地而坐，在桂影婆娑中看月亮爬上桂树树梢，在月笼桂花之中静静体验“桂子月中落”之意境，领略风播桂雨之奇观，沐浴芬芳馥郁的香涛。那种“香风吹不断，冷露听无声。扑面心先醉，当头月更明”的诗意，真让人目醉神痴，恰如园艺家周瘦鹃所道出的月下赏桂特有心境：“踏月归来香汗湿，红闺无奈木樨蒸。”

明月为龙湖添彩，龙湖为明月增辉，其带给人们的是无限美的享受，还有那无限的悠思和寄托。

龙湖月色美，景色醉煞人！



父亲曾是一个脚夫

■宁高明

在我最初的记忆里，父亲曾做过脚夫，经常拉着板车来往于城乡之间。他个儿不高，敦实，又是30多岁能干的年龄，做脚夫再合适不过。那时还是大集体，生产队里的农活很繁重，没有办法，他白天到大田里干活，晚上抽点空闲去拉货，多少挣一点外快贴补家用。

我们家距离供销社很近，父亲为人老实，人缘

很好，供销社的货物大都由他运送。大到农药化肥，小到针头线脑，重时有2000多斤，轻时也是一个板车装得满满当当的。拉货也有季节性，棉花季节拉棉花，烟叶季节送烟叶。我父亲最喜欢运棉花，小山似的棉包，他拉起板车来脚步轻、走得快。

从我们公社到县城有20里地，这是一条平坦的乡间公路，很少有大车经过，只要不是雨雪天气，路还是很好走的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我们甚至连个收音机也没有，收不到天气预报，一切全凭经验。只要是星光朗照，或者是蓝天白云，父亲就按时出发，或早或晚，我们爷俩见面的机会很少。有一次，我睡意正浓，忽然听到母亲喊我哥哥的声音。好像下雨了，她要我哥和她一起去接我父亲。我一下子醒了，吵着也要去。母亲很凶，她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别添乱！”她很急，也很慌乱，我吓得再也不敢做声，她扯着哥哥就走了。

那一年我哥10岁，我才6岁，刚上小学一年

级。我不是一个刚强的孩子，胆小、懦弱，见不得黑夜，听不得风吹草动。煤油灯的光很暗，外面的风雨声很大，正是深秋的夜晚，凄凉的风携带着雨打泥土的气息，从透风的木格窗吹进来，给人带来透骨的凉气。落尽叶子的树枝在窗前晃动，不时发出嘎嘎的怪叫。我很恐惧，也很无助，独自一人坐在床边，感觉身后老有影子晃动。我不敢躺在床上，又不敢四处走动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顺手抄起一根顶门棍躲在门后，心里念叨着：“亲人们快快回来吧。”一直等到半夜，父亲终于回来了，浑身湿透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脱了衣服便往被窝里钻，抖得像筛糠一样。

我父亲不识字，账也算不好。拉化肥还好些，一吨正好是20袋，他基本上不会验错。有一年冬天，正是农闲季节，生产队里无事可做，他吃了午饭去县城，等到吃晚饭时还没回来。母亲急了，吩咐我：“去吧，到供销社看看你爹回来没。”我一路小跑到了供销社，只见父亲正在给供销社的工作人员验货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他一边数一边说：“明明是400盒饼干，怎么会少了两盒呢？”他数了好几遍总也数不对，抱怨说：“我拉这一车才4毛钱，正好是两盒饼干的

钱，我这不是白干了吗？”我一听急了，自告奋勇说：“爹，你一摞10盒摆开，我来数。”父亲点头答应了。他重新将货物摆在柜台上，我不到一分钟就给他数清了，不多不少，整整40摞，连参与验货的供销社干部也佩服我的聪明。

我父亲拉货从不讲脚钱，别人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力气是自己的，不值钱。”所以，他总能揽到活。一年后，有几个邻居看我父亲做脚夫挣了一些钱，也纷纷置办板车加入进来。可那时的货源并不多，竞争十分激烈，有两位邻居为了货源还大打出手，闹到派出所，老死不相往来。父亲看了，不住地叹气，后来他主动退了出来。

父亲干过的职业很多。他当过工人，1958年在商丘面粉厂工作，守着小麦面粉竟被饿得跑了回来。又当过生产队长，但由于性格懦弱，管不住别人，不到两年，他主动辞了。还当过屠夫，可看见别人打架时血流满面的样子，他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在他的一生里，做脚夫时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，尽管很辛苦，挣钱也不多，却让我们平安度过了那些困苦的日子。